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六回 棄家緣湘子修行 化美女初試湘子

撇卻家園浪蕩游，常將冷眼看公侯。文章蓋世終歸土，武略超群盡白頭。
冷飯一杯辭野廟，閒愁萬古泣新秋。
身披破衲蒲團坐，得休休處且休休。

話說韓湘子在路行了兩日，少不得譏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只是不曉得終南山在那州那縣那個地方。原來鍾、呂兩師已是看見湘子越牆逃出，要到終南山尋他，兩師恐怕他心裡一時翻悔，不能夠登真證果，乃按落雲頭，喚出當坊土地，吩咐道：「吾奉玉帝敕旨，臨凡度化韓湘。那韓湘也肯隨我修行，故棄了家緣，去了眷族，逕來訪尋我們。只怕立志不堅，難成正果，汝可一路上變化多般，試他三番四轉。他若果有真心學道，不為色慾搖動，利害蠱惑，我便一力度他；他若貪戀懊悔，便降天雷，打下陰山背後，永不超生。」那土地老兒躬身喏道：「謹遵仙師法旨。」兩師吩咐山神土地已畢，依先回終南山去。

土地老兒立起身來，用手一指，化成一所房屋，門前店面三間，一邊擺列著時新果品、鮮臘雞鵝、海錯山珍、葷素下飯；一邊擺列著麻姑酒、三白酒、真一酒、香雪酒，新醅宿醞，撲鼻撩人。那店櫃中間坐著一個及笄女子，生得不長不短，不瘦不肥，眉橫春柳，眼漾秋波，兩隻手柔纖嫩白，一雙腳巧小尖彎，穿著的雖沒有異錦奇綉，卻也淡妝雅致，驚心亂目。真是越國西施重生在鞏羅村裡，漢朝飛燕再來引射鳥情人。進到裡面，有雕闌畫棟，綺閣疏窗，繡幕朱簾，彩屏花褥，壁上掛幾幅名人詩畫，案上擺幾件古玩珍奇，縱然賽不過王愷、石崇，也不讓陶朱、猗頓。有一個老頭兒，青巾布袍，傍著一根過頭的拄杖兒，坐在門口曝背。

湘子一路行來，走到他的門首，便向前稽首道：「老公公，小道動問一聲，終南山從那一條路上去？」老頭兒搖頭顫顫的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問終南山的路作何用？」湘子道：「小道從昌黎縣來，要到那裡去尋兩位師父。」老頭兒搖手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」湘子道：「怎麼去不得？」老頭兒道：「此去終南山有十萬八千九百八十五里陸路，還有三千里水路不算。一路上，傾岑阻徑，回岩絕谷，石壁千尋，嵯峨磊落，蟠溪萬仞，濛濛澎湃。行者攀緣，牽援繩索。那山中又有鬼怪魔王，毒蛇猛獸，妖禽惡鳥，闖隘吞齧。便是神仙過去，也要手軟筋麻，動彈不得。你這個小小的道童兒，不夠他一餐飽，如何去得？」湘子道：「老公公偌大年紀，不說些老實話教道後生家，卻只把這沒正經的話來恐嚇人，難道我就聽你的說話，半途而廢不成？」老頭兒笑道：「小師父說話呆了，我偌大年紀，眼睛裡不知見了多少。耳朵裡也不知聽了多少，豈不曉得終南山這條路難走。你說我話不老實，倒是我說的不是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不是怪老公公說，只是我道心堅定，不怕那萬水千山，也不怕那蛇虎妖怪，只怕世上沒有一個終南山，若有這個終南山，就有兩位師父了，豈有去不得的道理。」老頭兒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也不阻擋你，但是天色晚了，且在我家中權宿一宵，明日早行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蒙老公公吩咐，敢不遵命。」便立住了腳，馱著衣包，走進他店中去。那老頭兒仍舊坐在店門外椅子上，不走進來。

湘子進得店門，眼也不抬起來，腳起起只往裡頭走。誰知店裡那個女子從櫃身子邊搖擺出來，手裡捧著一杯香噴噴的濃茶。口裡叫道：「官人來路辛苦，且請吃茶。」湘子接茶到手。那女子便把他的手捏上一下，道：「官人，哪房安歇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出家人但得一席之地就夠過夜了，那裡管什麼房。」女子又低低悄悄叫一聲道：「官人，我家有三等房，雲遊仙長，過往士夫在上房宿，腰纏十萬、買賣經商在中房宿；肩挑步擔、日趁日吃的在下房安置。」其聲音嘹亮尖巧，恰似嚶嚶鶯鶯花外囀，鑽心透髓惹人狂也。湘子道：「娘子，宅上雖有幾等房，我不好繁華，只在下房歇罷。」女子怒道：「我是一個處女，並不曾嫁丈夫，如何叫我做娘子？」湘子道：「稱謂之間，一時錯見，是我得罪，姐姐勿怪！」女子嚷道：「你和我素不相識，又非一家，怎麼叫我做姐姐？」湘子道：「你未曾嫁人，我差呼你為娘子，所以叫姐姐，那裡在相識與不相識。」女子變了臉道：「出家人不識高低，不生眼色，我只聽得中人叫做姐姐，我是好人家處女，難道叫不得一聲姑娘、小姐，叫我做姐姐？」湘子道：「姑娘，是貧道不是了。」女子道：「奴家也是父精母血十月懷胎養大的，又不是那瓦窯裡燒出來的，你如今才叫我做姑娘，連我也惹得煙人氣了。」湘子道：「這個姑娘忒也難說話，難為人。」女子帶笑扯住湘子道：「你這等一個標緻小師父，一定是富貴人家兒女，如何到下房去歇？依奴家說，也不要到上房中房去，奴家那堂屋裡面，極是幽雅乾淨的所在，你獨自一個在那裡宿一宵倒好。」湘子道：「小道托鉢度時，隨緣過日，身邊沒有半文，只在下房隨人打鋪，明早就行。」女子道：「堂房間壁就是奴家的臥房，從來沒人走得到那裡的，奴家如今發一點佈施心，不要官人一分銀子，瞞著老祖公領官人安歇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小道出家人，足不踏人內室，事不瞞心昧己，如何敢到姑娘房前？」女子道：「我有一句心腹實話要對你說，你須依我。」湘子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女子道：「奴家今年十五歲，上無兄與姐，又無弟與妹，只得這個老祖公，九十多歲了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家中枉掙下這百萬貫資財，卻沒有一個人承管。奴家日逐在此招接往來客商，再沒有一個像官人這般少年標緻的。奴今對老祖公說過，情願倒賠妝奩，贅你在家做一個當家把計的主人公，這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不是無緣對面不相逢也，不知你心下肯否？」湘子面紅耳熱，半晌應不出來。女子道：「小師父，你休裝腔做勢，從來出家人見了婦人就如螞蝗叮血，只管望裡鑽的。奴家這般一個黃花女兒，情願贅你，你為何不應一聲？你莫不是家中還有父母尊長，恐怕惹下不告而娶的罪麼？古來大舜也不告而娶，你料來不是個大舜，便有這些不是，父母也不責備你，官府也不計較，你縱有怎麼官司口舌，奴家拚著幾百兩銀子，包得官府不難為著你，你憂他則甚？」湘子怒道：「我只說你是個好人家兒女，原來是沒廉恥不識羞的淫賤！我叔父是刑部尚書，岳父是翰林學士，嬌妻是千金小姐，我都拋棄了來出家，那裡看得上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！」女子道：「世界上只有蓋門的氈，沒有蓋門的（毛片），你這等一個游手游食走千家踏萬戶的野道人，我倒好意不爭嫌你，貼些家私贅你為婿，你反罵我沒廉恥淫賤，你豈不是沒福？」湘子道：「我的清福享用了，那裡希罕你的膾炙錢！」女子道：「清不清，享不享，都不在我，我只問你，如今要官休？要私休？」湘子道：「怎麼官休私休？」女子道：「奴家如今扯著你走，若要官休，奴就叫喊起來，說你出家人強姦良家子女，待地方上送你到官，把你打上幾十荆條，枷示兒處市井，追了度牒，釘回原籍，這便是官休。若肯入贅在奴家，與奴成其夫婦，官人便做了梁鴻，奴家便學了孟光，一句閒言不提，這便是私休。」湘子道：「小道今日出來，就是鼎鑊在前，刀鋸在後，虎狼在左，波濤在右，我也只守著本來性命，初生面目，那怕官休私不休，私休官不休！」女子便一手扯住湘子道：「爺爺快來，這人要強姦我！」

那老頭兒拄了拐杖兒，顛頭簸腦走進來道：「孫兒，怎麼說？」嚇得湘子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口裡說道：「韓湘前世少你一命，今朝情願抵還，但憑老公公怎麼處治我便了。」老頭兒道：「小官兒，你真呆了，你這般小小年紀，正該在人家做個女婿，承管一分家私，生男育女，接上祖先後代，性命又不是鹽換來的，為何只說要死？」女子道：「爺爺，他見我獨自一個，就摟住我親嘴，摸我的腰裡，因我叫喊起來，假說要死詐我，真比強盜又狠三分。」老頭兒道：「我只說你為何要死，若是你看得我孫女兒中意，我便把他招贅你做了孫女婿，承管門前生意，養我老兒過世就是了，何消尋死覓活。」湘子道：「老公公，我離了家遠走出來時，就把性命丟在腦後了，如何說不消死得？」老頭兒道：「尋死的有幾等：上欠官錢，下欠私債，追逼拷打的過不得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饑寒窮苦的當不得；三病四痛，不死不活眠在牀上，爬起探倒忍不得；作惡造罪，腳躡手肘，吃苦磨折受不得，方才去尋條死路。若是人家有美貌女子，銅門兒家私，贅你為婿，肯不肯憑你心裡，何消得死？」湘子道：「我一心只願出家修行，再不要提起入贅的話。」老頭兒道：「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我少年時節，也曾遇著兩個遊方的道人，賣弄得自家有掀天揭地的神通，攬海翻江的手段。葫蘆內倒一倒，放出瑞氣千條，繩拂上拉一拉，撮下金丹萬顆。見我生得清秀標緻，便哄我說修行好。我見他這許多光景，思量不是天上神仙，也是蓬萊三島的道侶，若跟得他去修行，煞強似做紅塵中俗子，白屋裡愚夫，便背了父母跟他去求長生。誰知兩個賊道都是些障眼法兒哄騙人的例子，哄我跟他去。一路裡，便把我日當宜，其夜當妻，穿州過縣，不知

走了多少去處，弄得我上不上，落不落，不尷不尬，沒一些兒結果。我算來不是腔了，只得棄了他走回家來。我爹娘只生得我一個兒，那日不見了我在家，好不啼哭，滿到處貼招子尋我，求籤買卦，不知費了多少。一時間見我回家，好不歡天喜地，猶如拾得一件寶貝的一般。我爹娘背地裡商議道：「這孩子跟了賊道人走出去許多時節，一定被道人拐做小官，弄得不要了，他心裡豈不曉得女色事情，若再不替他討個老婆，倘或這孩子又被人弄了去，這次再不要指望他回來了。連忙尋媒婆來，與我說親行聘，討了房下，生得一個兒子。巴年巴月，巴得兒子長成，娶得媳婦，剛剛生得這個孫女兒，三歲上我兒子患病身死，媳婦改嫁別人去了。我兩口千難萬難，才養得孫女兒大，房下又在前年辭世，剩下這許多家當，並沒有一個房族來承繼，故此要贅一個女婿在家裡。如今小官兒思量出家修行，想是遇著幾個遊方的道人，哄動心了，你何苦做這樣事情？不如依我孫女說，贅在我家裡，接續這支血脈，承當這般家私，豈不兩便？」湘子道：「老人家說的話都顛倒了，空教你這人活這一把年紀。我如今只是出店去罷。」女子又作嬌聲道：「官人！此時已是黃昏，一路上豺狼虎豹，蛇蠍妖魔，橫衝直撞，不知有多少，你出我的門，也枉送了性命。就不肯入贅，權在下房歇一宵，到天明起身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蛇傷虎咬，前生分定，好死橫死，總是一死，不勞你多管。」老頭兒道：「小官人說話一發癡了。你就是要出家去尋師父，也須留著性命，才討得個長生，若此時先死了，那裡見得出家的長生不死？我有個比方說與你聽。」湘子道：「老人家有甚麼比方？」老頭兒說道：「話有一句，我老人家吃鹽比你吃醬也多些，我看書上說，漢武帝聞得君山洞中有仙酒數鬥，得吃者便長生不死，乃齋戒七日，覓得此酒。東方朔道：『臣識此酒，願先嘗之。』將酒一飲而盡。武帝大怒，要殺東方朔。東方朔道：『臣吃的是不死仙酒，今日陛下殺臣，是促死酒了，陛下要他也沒用處；若果是仙酒，陛下殺臣，臣亦不死。』武帝笑而釋之。可見留得方朔性命，才是不死的仙酒。小官人指望長生，先投死路，也是自捉死了，出怎麼家？修什麼行？」湘子道：「隨你千言萬語，我只是立意要走，不聽！不聽！」那女了大怒道：「野道人這般不識人知重，老祖公苦苦把言語對他說，是把熱氣呵在壁上了，快拿條索子來，把他吊在後邊樑上，餓死這賊道，料沒有親人來替他討命。」老頭兒道：「他既不知好歹，弔他也沒要緊，只是趕他出門，由他自送性命罷了！」女子依言，便把湘子一推，推出門外，口中念道：

十指纖纖來遞茶，金盆擁著牡丹花。
癡人不識花王意，辜負臨軒莫歎嗟。
湘子出得店門，不勝歡喜，連忙答道：
你說你貌美如花，我看猶如爛冬瓜。
花貌也無千日好，爛瓜撇下不堪嗟。
畢竟湘子此去性命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